



元版每半葉十行

行十八字

卷首皆有摠目依

三格一行一百

頂格

潛夫論卷第一

口口口

讀學第一

務本第二

通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讀學第一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

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况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徃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

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爲博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鋟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

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
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庠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
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
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
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
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
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
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
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暮其年歲此其

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
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
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
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
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
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
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
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
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

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
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
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
穿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
耀也非日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
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
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
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
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

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
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
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
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
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
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
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
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
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

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脩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爲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

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飭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者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

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
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
去農棄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
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
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僞飭之以欺民
取賄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
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
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
民貧國之公實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

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
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
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
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
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
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
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恠於世愚夫戇士從
而竒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
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

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
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
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
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
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
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
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
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
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卽於

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
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
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瞻聲色不妙威勢
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
德義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
之以志弗厲之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
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賙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
問家事而踈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
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

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
今或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
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
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
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
故務本則雖虛僞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
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
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
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蒞國必崇本抑
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過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
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
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
其甚多則真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
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
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
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

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

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莫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

相繼不節

飲食以見弑

相非桓

大風也必折有也必折

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相繼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

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

上以天子下至庶人上莫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曰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豷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相繼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鬪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

介推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拆困鏜於郊野守志篤固
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
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斑撓志如芷負心若芬
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
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曰廬之內而義溢乎九
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
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

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
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
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
不免於小人者呂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
說骨靡而并白處虜也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
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
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處隸圉不足以爲
耻撫四海不足以爲榮况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
故曰寵位不足以爲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已夫令

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潜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

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鄙也論出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况乎其德義旣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

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
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
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
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
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
霸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
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
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
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
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乘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
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
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姤行賢則見
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
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况乎中世
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
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

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以
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
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
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
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
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
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
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
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

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
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
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
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
猶爲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
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
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
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
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
十三
奴伯宗之以死郅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
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
過已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
睢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
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
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
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
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
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

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
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
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
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
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
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
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
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
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

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群賢功
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東在帝心宿
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畎畝佚民山谷
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
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
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闈之行迹察臧
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已者爲仁處
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
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

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
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僞之
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
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
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
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及輟已之逐而往
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
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嘍咿爲作容聲司原
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

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此隨聲逐響
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
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
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豨柰何
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竒政兩
集則險隘之徒闕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
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
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
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

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第一終

潛夫論卷第二

王符

漢安定王符著

明新安程榮校

明閣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嘆第十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
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
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
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

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
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
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
周章至戲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
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
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
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已而隱
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
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

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
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

後求世之君

求作末

後求世之君 求作末

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敦黜是
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
邪也故飭僞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
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群臣衆議政事
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

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
捐䟽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
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
周章至戲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
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
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
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已而隱
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
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

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
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
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
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
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
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
邪也故飭僞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
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群臣衆議政事
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

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
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
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
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踔齒昏懸工二世亦既聞
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述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
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公而於二臣
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此非衆共
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求世之
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而從退有後言

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
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旣患其正義以繩已矣
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已是以
郅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議耿
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求其
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
人爲讎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
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
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
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
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
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
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
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
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慳則勤
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

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羣臣總猥治公事
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
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
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
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
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
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
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
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

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
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
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
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
奉法令侵寃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
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
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寃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
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

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
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噐閹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

二黜則爵

上俱畢上作士武猛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

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
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
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
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闕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

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
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
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
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
奉法令侵寃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
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
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寃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
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

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
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噐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
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
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
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
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
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
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

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末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

所以樂物愆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子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

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

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
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
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末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
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群臣
所以樂愆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
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
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後太平之基必自此
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
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
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
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
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
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
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
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

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

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針杭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闖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葉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鑿鑿國其次下鑿鑿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鑿而愈國之亂待

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
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
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
直而準不平鑽鑿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
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
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
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
疾不得良鑿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常得麥
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

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

因廢真言不復求進

言作賢

取飲

便求

在

可也

人

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
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
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曰痞而
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
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

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
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
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
直而準不平鑽鏃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
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
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
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
疾不得良鑿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常得麥
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
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
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
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國
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
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
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曰瘡而
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
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

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
 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婚外孫年雖童妙未
 脫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
 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實重祿素餐
 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
 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也主
 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
 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
 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
 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
 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
 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
 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
 殺病人也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
 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
 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况之人與皇天鬪
 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
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
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
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寃亂君以恤民爲本臣忠良則
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選舉實則忠賢
進選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
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
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
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愜天心慰則陰陽

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
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

民安樂則天心慰愜天心慰則陰陽和兩慰字俱作愜

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
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
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
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
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
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
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
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寃亂君以恤民爲本臣忠良則
君政善臣女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選舉實則忠賢
進選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
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
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
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德天心慰則陰陽

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
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
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
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
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噐是故將致
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
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
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
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

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臯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躅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爲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

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

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贄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

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

言。此所謂與仇遷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尤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耆邪。

明旣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淪
而以爲惡妲已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
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
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
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
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
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
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
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
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
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
還至讒如臣妾之飭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
而人物喪我體矣况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
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
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
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變奪
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况於郊野之賢闕外之
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

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肖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違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諛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叅鄉黨以得舜文王叅已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旣得賢人反決滯於讎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踈遠不輕幼賤又叅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秦瞽叟教誨者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未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憊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

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
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
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
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第二

潛夫論卷第二

王符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
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亡也成天
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
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
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

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之而下不重也
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
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主
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
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
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
公其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此其
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

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
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
所安全真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
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多殺者
爲賢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
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
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
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
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

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皆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彙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

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癩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髀掣脅指死深穽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裨福祚以備負滿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

兼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
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
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
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
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
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
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
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
行求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

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
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
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爲卑而櫓巢其上
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
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
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
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
已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
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

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
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
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
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
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
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
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

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
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
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
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
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
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
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
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
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
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
給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教博奕爲
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携手遨遊或取好
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
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
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待之妄彈鳥雀百發不
得一而反中面目此寔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
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

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
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婆娑今多不脩中饋
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
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
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
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
或棄醫藥更徃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
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
繪作爲䟽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

福或裂拆繪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
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
繪絲縈悻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
水波之文碎刺縫紵詐爲笥囊裙襖衣被費繪百縑
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
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爲破以牢爲
行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
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戈綈足履革舄
以韋帶劔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

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
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
服葛子升越篇中女布細緻綺縠水紈錦繡犀象珠
玉琥珀瑋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麀鹿履舄文組綵
襪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
娶車駟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
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
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者旣不能
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

履必麀鹿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技飾車馬多畜奴
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子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
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柁檟各取方土所出膠
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
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
楸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櫟梓豫章所出殊遠
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高百丈之

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
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潰
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
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
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
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
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
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
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

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
 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櫛梓榭柁良家造塋黃壤
 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栢廬舍
 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
 屬縣各當遣吏齋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
 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
 吏民今按鄙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拊之家
 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襄君顯父不在
 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
 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之爲非君華元樂呂
 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
 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
 明帝時棗民攬陽侯坐塚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
 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
 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
 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

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
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
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
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
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
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
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
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
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

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
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
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
于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
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
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
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疆
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名載在圖藉由

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已曰明自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尊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着成鄂譽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

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為仁由已莫與併螽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

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

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朋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負塵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寂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饑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飴食肉有好於面因而

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

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
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
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駁周公不求
備四肢不相兼况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
用相不遂僞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損
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
數開橫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
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
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騶問騶由

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
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
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
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
廢其材况於人乎夫脩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潔白
恬淡無爲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好善嫉惡
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
也爲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
求名詐靜以惑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

潛夫論 卷三
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
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
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
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竇之徒而致十各
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與功可成太平可致
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
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
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
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更誠
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第三 終

潛夫論卷第四

班祿第十五

述教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王符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
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
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
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
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

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
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
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度蓋此言也言夏殷
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
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
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爲優憲藝
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
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已有節禮賢有數
上下大小貴賤親踈皆存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

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
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
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
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
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
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
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
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
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

學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歛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縣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

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歛以厚已強臣下以弱枝文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民無耻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

清夫論 卷四
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既無馱有務節禮而厚
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耻也是以
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
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
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
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
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
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
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
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
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友爲祖
何者正直之士之爲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
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
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
至死徙下乃淪冤而彼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

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為讒
 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寃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
 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
 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
 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
 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
 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
 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
 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
 掠殺不辜侵寃小民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寃以解
 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詭老盜服藏而
 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
 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且多寃結悲恨之人也
 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
 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
 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
 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

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教頭出

獄蹶踏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興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遼勸姦耳惑之

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爲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

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踈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妲中庸之人可弘而下

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瘡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爲國爲姦究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徵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

其言若良不能子無赦者罕之爲愈令世歲老古時
一赦則姦宄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
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
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
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
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
內懷隱憂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
群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
鬻拳李離執背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

公政也興瓜議裘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
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
惡此謂歛怨以爲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
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
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
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
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

清夫論 卷四
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
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
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
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
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
以殺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
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
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群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
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爲典式行之至今孝武
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襲建武乃絕傳記所
載稷禹伯夷臯陶伯翳日受封上周宣王時輔相大
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
曰豐豐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又曰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
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

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酌金以黜之而益多然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令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

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
其懷姦藏惡充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
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
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
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
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
列侯大達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
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
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

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
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國
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
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揀明德
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
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
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
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
故守相不可呂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

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
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
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
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
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
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
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
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
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
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
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
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
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
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
敢延期民日徃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
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
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
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

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鎖鉞之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

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若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若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就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

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貴坐於寬慢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銜百姓廢桑而趨府庭者非朝脯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隣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

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旣如冤枉州司不治今破家活達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直僞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今此注百日乃爲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召伯頌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立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

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其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月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祈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寃之能治非獨鄉

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

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
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旣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
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
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
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
情者也詩曰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
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
得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
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
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
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第四終

潛夫論卷第五

王符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為藩籬溝澗以有防矣

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尅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辯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脉脉規規常懷奸唯昧目前利不顧廉耻苟且中後則榆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字之佞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作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死亡羣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泆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

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
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
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
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
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
之不疑求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
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
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繫矩
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

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
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今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
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令侯
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
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
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
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
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

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
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
不惟真潔所生者之言也真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
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
蓋所以長真潔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
者此本無廉耻之家不真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
醜恡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踈一德借本
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剗腹芟頸滅宗之禍者何
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為之立禮

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
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
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初雖慙恡於一人然
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
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
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
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
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者心而絕其後姦亂絕
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

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疆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綬與疆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爲衆疆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脩本志嬰絹吞藥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皇也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

清大論 卷五
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牂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蚤變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

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已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衆共也已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已令矣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

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旣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起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踈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义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人求其賞爾今吏從軍

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

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前羗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群籍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今遂雲烝起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

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旣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

苟有士民國家可疆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無此數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闕茸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竒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羗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子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羗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羗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

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傾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改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

據列城而擁大衆羗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拆境面數千里東開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

機况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日焱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恐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羗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羗矣今苟以已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脩禦之備陶陶問澹盱委天聽羗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詰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

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或滅覆出爲惡佃佃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獫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羗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

清夫論 卷五
賴德况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
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耻禍則不仁忿戾然懟生
於無耻今羗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
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
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
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
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
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
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
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
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
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
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
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
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
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脩已之備無恃於人

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堯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今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滅破三輔，單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已，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

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秦世諸侯，猶耻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耻已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况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爲。

寇賊之所屠剥立視其爲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
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願察開
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
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
受天未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
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化
智者揆象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
故胥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
陲搔擾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

爲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
一杯之鑽何異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
之待民先也知徭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
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今公卿苟以已不
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羗
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
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宮位
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
寄其身者各取一闕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

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卽然當脩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旣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揀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羗始判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楮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

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痛甚於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墓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

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呼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摯民旣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楊蜀漢

饑餓死亡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
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
開墾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
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
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
枯蹙靡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
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
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
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蹙靡之類也周書曰土

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
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
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為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
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闕欲
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
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
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
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蚤蚤距虛
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

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羗反以來戶口
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
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覬望農夫無所貪利是
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
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
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
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又益置明經百石一人
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
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
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
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徃弗能止也均此苦樂
平徃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第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潛夫論卷第六

王符

列第二十五
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
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
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是以
禹之得臯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

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
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卽懾懼而妄爲故狂
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
之期令人脩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
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
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旣厭不我
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
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
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者矣使獻

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
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
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
不爲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
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柰於我故孔子善楚昭
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筮於卜筮而
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
符第其爲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
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

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
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
誤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卽不推其本
祖諧音而可卽呼鳥爲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爲鳥可
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爲馬是故
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
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
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
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

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
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
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
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
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旣然者放其上增
損門數卽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
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宮也
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
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

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
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
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
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卽道路
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
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顛
漸染旣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彊之
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
爲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

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然而至
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遑惶嬰人
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之其
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
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
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
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

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祈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良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脩已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及報之以福也虢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卽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穰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禪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隋侯宮之竒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

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脩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

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履載音聲欲温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候部位爲年

時德行爲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妘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稷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禦說陳咸見張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

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
班祿追叙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
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
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
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
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
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
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
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
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
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叅錯授不易者
也然其大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五色之見王廢有
智者見祥脩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
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
哉

潛夫論卷第六

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卽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卽夢其到有憂卽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卽爲祥賤人夢之卽爲妖君子夢之卽爲榮小人夢之卽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

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譎之時陰極卽吉陽極卽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路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爲陽人寐爲

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
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
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卽真惡矣所謂秋冬
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
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
室噐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
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微邪
剗削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爲計謀
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恠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圖

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噐虛空皆爲見欺給倡優俳儻
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觀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
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
不了察之稱而懵憤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
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忘忽雜夢亦可必
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
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
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
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其封夫竒異之夢多有故

而少無爲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卽吉凶之符善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矯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

神然後占于明堂竝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虢公夢見蓍收賜之土田自以爲有吉因史嚚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脩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庶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

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伐爲賊伐爲禁也其
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
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
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于幽
室也前燭卽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
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
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
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
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取矛盾以
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
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
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
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
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
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
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庚子曰周公
知管蔡之惡以相武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
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潛夫曰書

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
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
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
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
而弗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
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
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
爲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
主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疎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

也立弊之天爲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
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
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
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敦問今使舉世之人釋
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
之本也以心原道卽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反德者爲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

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此位者
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
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
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憂君之危
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
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
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
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
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
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旣憂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
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
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
爲也易曰王明竝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
女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第七

潛夫論卷第八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
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
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
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
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

交際第三十
明志第三十一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第三十四

漢安定王符著
明新安程榮校

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
 川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
 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
 士猶以榮而歸焉况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
 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况
 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造好服謂
 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
 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
 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
 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
 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
 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扶急歡忻久
 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踈矣漸踈則賤者
 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踈之賤
 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
 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踈是故長救
 誓而廢心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
 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

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踈
積踈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
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
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
主不察朋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潔士所以
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能臣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
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
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
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恩有所結

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隘然
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羸豫讓出身以報恩縛諸荆
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為也處之難爾龐勛教貂一
旦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
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
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
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卹後是
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

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予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昭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手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爲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

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鶉鷄群游終日不休亂舉聚跼不離蒿茆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喑喑然長鳴麀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嗷嗷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爲是以伯夷採薇而

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
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
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勇者四而人
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
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
本也四者竝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
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入所謂恕者君子
之人論彼恕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
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竝受其福是以忠

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
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過忠又羣司舍法而阿貴
夫忠言所以爲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爲治也不
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
君非臣下之所能爲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已不以責
下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
治治賈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
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祗爲不肖終不見是此俗
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

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誑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柰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疆自

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闇闇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納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閤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頌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乘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

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

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教教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怠之事無不爲之惻怛驚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日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

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况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亂勢亂者雖憖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

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
幽冥權之爲勢也徒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
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
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
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
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

混而爲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

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網緼萬物化淳

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

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

乃平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爲爲者蓋所謂感

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

馬蓬中擢自照矣雖爲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

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勲書故曰天

工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是故
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
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
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
施精神資和以兆_胎民之貽_胎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
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賜於四肢實於血脈以心性
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絜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
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已德而世自化也是故
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
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正之絕迹臻帝皇之極
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與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
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
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太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
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
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
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

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亡則姦匿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癘疴病天昏扎瘡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夫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

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絕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日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僨電為水溫泉成湯麟龍鸞鳳螭螭蝗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

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
賢多橫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
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
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
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蓄且
猶感德消息於心已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
以譏彼感已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已之好愛也
故遇人有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
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

不然論人不恕已動作不思心無之已而責之人有
之我而譏之彼已無禮而責人敬已無恩而責人愛
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
行已若非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
執砥勵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
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
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
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譽之
怨則謗之平議無悖均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

苟剽聲以羣諛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有至
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
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
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
禮敬無不報覩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
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
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
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
觀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

養欲墮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
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行如此難
以稱忠所謂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
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秉
心寡淵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放
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內無持操外無準儀
傾側險詖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恒其德二三其行
秉操如此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
山君子以為易小人以為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仁斯至矣又稱知德者黜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
乃今也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忠信未達
而爲左右所拍按樹當世而覆被更爲否愚惡狀之臣
者豈可勝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
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
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已者也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聲仁不忍踐履生草
則又况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脩其樂易之德
上及飛鳥下及淵魚不歡忻悅豫則又况士庶而不

仁者乎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
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義於咳笑之後民之胎也
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爲仁義之心
廉耻之志骨著脉通與體俱生而無寵穢之氣無邪
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
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
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鳥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
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
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聖人其尊德禮

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臯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政民有心也猶爲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爲麴豉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

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脩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唯治所爲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

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治天下身處汗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踈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陬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效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亡于媮以滅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暉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錄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

鴻夫論 卷八
媯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暉都于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十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逾日月順天之則能叙三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後嗣姜嫫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太姪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邶邠祚祭

問公之胤也周召號吳隨邠方印自藩養滑鎬宮密
榮丹郭楊逢管唐韓楊觚欒甘鱗虞王民皆姬姓也
有神龍首出常感姪姁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
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以斲
木爲耜揉木爲耨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嗣慶都興龍合婚生伊
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
王克殷而封其胄於鑄含始吞赤珠尅曰玉英生漢
龍感女媧劉季興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
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其德土行以雲紀故爲雲師
而雲名作樂咸池是始制衣裳後嗣握登見大虹意
感生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
受終于文祖也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武王克
殷而封胡公媯滿於陳庸以元女火姬大星如虹下
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暉代黃帝
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
鳳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

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
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
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夷民
者也是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四人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爲勾芒該
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業遂濟窮
棄後嗣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我禹其耳參
涌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
賜玄珪以告勲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卽位

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嗣子啟啟子太康仲康更立
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頌洛汭是謂五觀
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于有仍
生少康焉仍妃牧正羿恃已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
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髻龍圍而用寒浞浞栢明氏讒
子弟也栢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
已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于民虞羿于田樹
之詐匿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

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于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于過處
澆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爲之胞正虞思妻以
二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禹收二國之燼以
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遂滅
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
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繪又封少
驛之胄於祁澆才力益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
宮括曰羿善射募盪舟俱不得其死也似姓分氏夏
后有扈有南斟尋泊胤卒褰費戈宜繪皆禹後也搃
光如月正日感女樞幽防之宮生赤帝顓頊其相駢
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驛氏其德水行以水紀
故爲水師而水名承少驛襄九黎亂德及命重黎討
訓服曆象日月東西南北作樂五英有才子八人蒼
舒隲凱擣演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

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爲社天下祀之娥簡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殷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功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潛夫論卷之八

潛夫論卷第九

王符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曆之去就
省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徹
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
謂百姓姓有徹品於至謂之千品昔堯賜契姓姬
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
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
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
成宣戴栢栢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
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
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
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
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
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
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
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五孫氏公孫氏及
謚氏官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
也故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
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
姓或避怨讎夫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
遠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
損焉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胸顓臾四國實司太

暉與有濟之祀且爲東蒙主魯僖主母成風蓋須胸
之言也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譏之炎帝苗胄四獄
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爲文王
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城
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疊疊申伯王薦之事
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宛西三十里有呂望許在潁川
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州
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隰氏士氏強氏東
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
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曹祁已勝藏伍拘
釐姑衣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
莒子姓已氏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後
遷于邾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
謝章昌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台氏女爲
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姑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
燕姑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有國
香人服媚及文公見姑賜蘭而御之姑言其夢且曰

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
公姑氏之別有闕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
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異
二人皆著名當世甲少暉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為高
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
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

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
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詩誇美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其後失守境晉為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
分為八姓已禿彭姜妘曹斯辛年已姓之嗣颺叔安其
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
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
媯川媯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豢龍逢以忠諫
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已姓之班昆吾籍扈温董
禿姓媯夷豢龍則夏滅之祖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

滅之姜姓會人則滅之妘姓之後封於鄆會路偃陽
鄆取仲任為妻貪冒愛恠茂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
河伊之間其君驕貪蓄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
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興君先
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
遂以見亡路子嬰見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兒酆舒為政
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瑩武子伐滅偃陽曹
姓封於邾邾顏子之支別為小邾皆楚滅之莘姓之
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

伯霜仲雪叔熊季糾糾嗣為刑子或封於夔或封於
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
氏闔強氏良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
季氏陽氏無鈞氏為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嚴氏嬰
齊氏來氏來緘氏即氏申氏訥氏沈氏賀氏滅氏吉
白氏伍氏沈濊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
午氏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眩氏皆莘
姓也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蚤冒主為章者王子無鈞

也令尹孫叔放者爲章之子也左司馬成者莊王之
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成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尤畏
者又氏文氏初紂有蘓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
時有蘓忿生爲司寇而封温其後洛邑有蘓秦高陽
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凱擣戢大臨龍降庭堅
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臯陶事舜舜
曰臯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
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
人元爲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
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
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姬優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
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其後失守至於趙
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武靈王
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盧
氏原氏皆趙嬴姓也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封
之於秦世地理以爲西陲大夫汧秦高是也其後列
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
政及梁葛江黃徐苜蓿六英皆皇陶之後也鍾離運

掩菟裘尋梁脩魚白寘飛屨密如東灌梁時白巴公
巴公巴剡復蒲皆羸姓也帝堯之後為陶唐氏後有
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為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
為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與為
李以正於朝朝無閒官故氏為士氏為司空以正於
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為之孫
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於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為
成率居傅端刑法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
奔于秦於是晉侯為請冕服于王王命隨會為卿是

以受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
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
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范氏
郇氏櫟氏羸氏冀氏穀氏蕃氏擾氏樵氏傅氏楚氏
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
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
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
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脩已

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社也
帝舜姓虞又爲姚君媯武王克殷而封媯滿於陳是
爲胡公陳哀氏留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
司徒氏司城氏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
之以爲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爲
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
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柱陽
田先礪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
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

氏云莽之行詐寔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占
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
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
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臣臣辰履經
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
也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弔氏冀氏牛氏月城氏
罔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教氏右歸氏三伉氏王夫氏宜
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圍龜

氏既氏據氏磚氏已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桓
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河生宋
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
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
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莖氏所偏出奔魯爲防
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叔梁紇爲鄆大夫
故曰鄆叔紇生孔子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
明博達溫恭敦敏穀維水鬪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
晉諫以爲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

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巡而退歸告平公
曰太平晉行年十取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
遺師曠見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
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白女
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
賓于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
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
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于平陽田
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魯之公族有

矯氏后氏衆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
南宮氏叔孫氏叔伸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
公巫氏公之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駒氏子雅氏
子陽氏東門氏公折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氏展
氏乙氏皆魯姬姓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
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
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在權寵爲貴臣及留侯張良
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
千萬爲韓報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推副車秦索

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
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
韓地立橫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者司徒
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共
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
此乃代王爲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嬰氏
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
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
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

同姓封於畢因爲氏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爲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顛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爲魏文侯文侯孫瑩爲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業業大夫氏伯夏氏魏强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爲公文氏軒氏軍氏子彊氏强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

趙陽田章氏孤氏王孫氏史龜氏危氏危憲氏遂氏皆衛姬姓也晉之公族郟氏又斑爲呂郟芮又從邑氏爲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郟讎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郟至食采於温號曰温季各以爲氏郟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又楚以郟宛直而和故爲子常所妬受誅其子嚳奔吳爲太宰懲祖彌福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諂諛而亡吳凡郟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也温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

孫孫厲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傅
晉大夫十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
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爲韓
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奴所攻自降之漢
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叅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
景帝信子頽當及孫赤來降漢封頽當爲弓高侯赤
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
韓說前將軍韓魯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
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
匈奴中駟氏豐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李
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爲姓及伯有氏馬
師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洽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
倮以爲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比吳季
扎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
堂谿因以爲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于趙
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

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
爲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
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
帝愛重其文晉大夫郇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
中行食采於智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于太
史爲輔氏晉大夫孫伯廡寔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
二子董之故氏董氏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
秋時宋有張白茂實唯晉張侯張老寔爲大家張孟
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育山後魏有

張儀張丑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
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
令以妨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
安世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遂權而好
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
享國不絕家凡四於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
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
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
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優性舒唐鳩舒龍舒其止

龍屬深叅會六院築高國

慶姓樊尹駱

嫫姓鄧優

歸姓胡有何

藏姓滑齊

倚姓棲疏

卸姓著番湯

萬姓饒攘殺

隗姓赤狄

媿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酈上為使者弟商為將軍今高陽諸酈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伯子舅姓封於鄧後田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

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漣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東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恙兵叛大水饑饉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羣姦相叅競加譖潤破壞鄧反入今痛之魯昭公母家姓歸氏漢有隗囂季孟短即大戎氏其先本出黃帝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勻氏陶氏繁氏騎氏饑氏樊氏荼氏皆殷氏舊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鄧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

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襄陽人
也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氏尹
氏錙氏富氏鞏氏萇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
召者周公邵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爲主吏故世
有周公邵公之不絕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
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詩云尹
氏大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頎公靖公世有明
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苦城城名也
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

曰車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
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
西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啟
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冶長前人書彫從
易泊作周書治漢誤作蠹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
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冶氏梁氏周氏此數氏者
皆本同末意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況
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多識前言往行以
蓄其德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故略觀世記采經書依

潛夫論 卷九
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
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今之焉也

潛夫論卷第九

潛夫論卷第十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叙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
闡茸而不才先噐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効其勛
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
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叙先賢三十六篇以
繼前訓左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

讚學第一
下公

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
故叙讚學第一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
務寔禮雖媒紹必載於贊時俗趨末懼毀行術故叙
務本第二人皆智德苦為利昏行汗求榮戴盆望天
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將脩德行必慎其原故叙遇利
第三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
富貴仲尼所耻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叙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察妬所患皆嫉過已以為深怨或因類疊
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叙賢難第五原明

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塗之人成欲
專君壅蔽賢士以擅生權故叙明暗第六上覽先王
所以致太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寔不以虛
名明豫德音焉問揚庭故叙考績第七人君選士咸
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培克何官能治買
藥得鴈難以為醫故叙思賢第八原本天人參連相
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
位將誰督察故叙本政第九覽觀古今爰暨書傳君
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

信姦論故叙潛款第十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
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真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
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叙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爲非洪範憂民詩刺末資浮僞者衆
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叙浮侈第十二積
微傷行懷安敗名明莫恣歡而無悛容足以悞諫間
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叙慎微第十三明主
思良勞精賢知百察阿黨不覈真僞苟崇虛舉以相
誑曜居官任職則無功效故叙寔貢第十四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憎爵損祿必程以
傾先王吏俸乃可致不故叙班祿第十五君憂臣勞
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良信士咸痛數赦
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叙述赦第十六先王御世無
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嚴禁臣乃敬職將
脩太平必媚此法故叙三式第十七民爲國基穀爲
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輕奪
民時誠可憤諍故叙愛日第十八觀吏所治鬪訟居
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

詒世乃平安故叙斷訟第十九五帝三王復劣有情
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
得不用刑故叙衰制第二十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
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
得不敗故叙勸將第二十一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
舜憂民臯陶術叛宣王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
何弗蕃故叙救邊第二十二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
能遠慮督取一制苟扶私議以爲國計宜尋其言以
詰所謂故叙邊議第二十三邊旣遠問太守擅權臺

閣不察信其姦言今懷郡縣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
必生心故叙寔邊第二十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著
龜十筮以定嫌疑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
足信哉故叙十列第二十五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
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勸樂神乃授福孔子不祈以
明在德故叙巫列第二十六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
氣薄厚以著其形天題厥象人寔奉成弗脩其行福
祿不臻故叙相列第二十七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
察行事古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吉凶之應與

行相須故叙夢列第二十八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
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有貴云予豈好辯將
以明真故叙釋難第二十九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
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
之能奉故叙交際第三十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
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勾示下情治勢一定終莫
能傾故叙明忠第三十一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
相徵異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
含嘉故叙本訓第三十二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
為本仁義為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
消長故叙德化第三十三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
詩書考之前訓氣終度盡後代復運雖未必正可依
傳聞故叙五德志第三十四君子多識前言徃行類
族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缺十故叙志民姓第三十
五三字

潛夫論卷第十終

黃琴六先生精校元刻善本
先生覆校
虞山張其鏡珍藏





